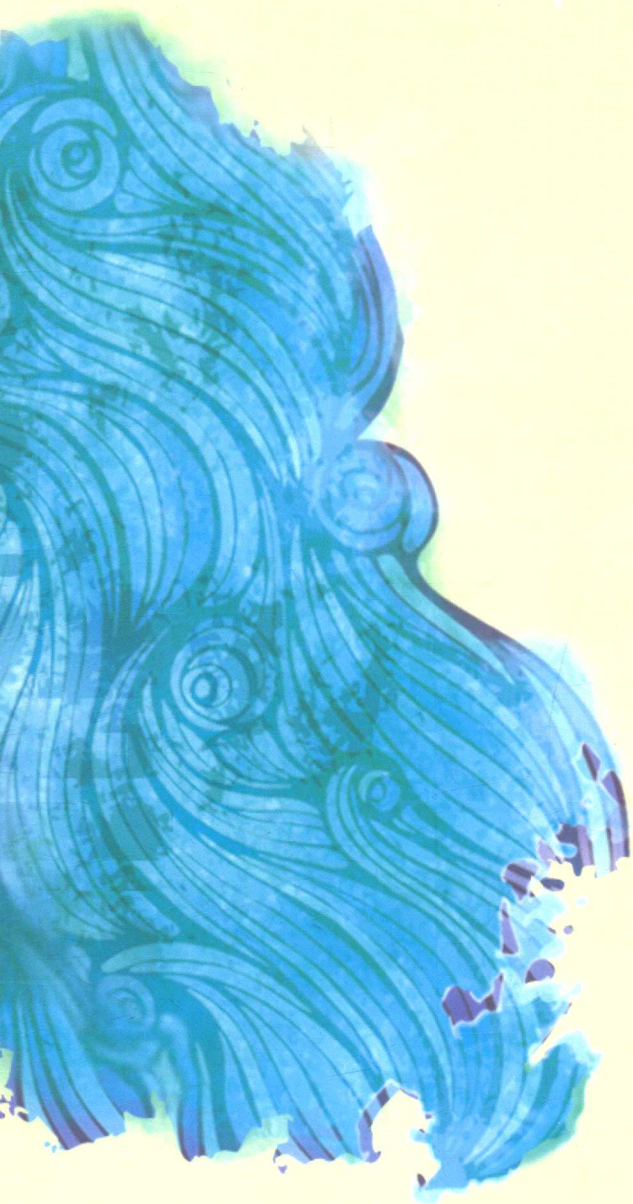


绿水倾城

杨
菁
著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绿水倾城

杨菁著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绿水倾城/杨菁著. —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社, 2015. 8

ISBN 978 - 7 - 5190 - 0305 - 0

I. ①绿… II. ①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17165 号

绿水倾城

著 者: 杨 菁

出 版 人: 朱 庆

终 审 人: 奚耀华

复 审 人: 曹艺凡

责任编辑: 周劲松

责任校对: 王洪强

封面设计: 肖晋兴

责任印制: 陈 晨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联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, 100125

电 话: 010-65389683 (咨询) 65067803 (发行) 65389150 (邮购)

传 真: 010-65933115 (总编室), 010-65033859 (发行部)

网 址: 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E - mail: clap@clapnet.cn zhoujs@clapnet.cn

印 刷: 北京市庆全新光印刷有限公司

装 订: 北京市庆全新光印刷有限公司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: 710×1000 1/16

字 数: 350千字 印 张: 22

版 次: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: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90-0305-0

定 价: 35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楔子

人有时真的不愿回首当年。

因为，那座城，那个人，那“轰隆隆”的爆炸声，是我一生一世的梦魇。

当我坐在窗前看到小院里正在开放的玉簪花，闻到那一缕若隐若现的清香，想起那段经历的时候，有一点点的迟疑：故事是从哪里开始的呢？

是那个下午。

那个让我心惊肉跳的下午。

许多年过去后，仍清晰地记得那心惊肉跳的感觉。

那是个太太阳明晃晃挂在空中的秋天。汉水绿透，满山栎木叶子红透，天透得像块蓝莹莹折射出阳光七彩光晕的大玻璃，风透着若有若无的沉香味儿。我和几个女同学在学校操场上踢毽子，操场边有一排高高绿绿树干笔直的白杨树，繁茂的叶片“啪啦啪啦”响，还有几簇开着细密花朵的白玉簪。忽一阵尖溜溜儿的邪风吹来，不知道什么东西吹进了我的眼里，眼珠转了一下，感觉刺疼，下意识地“哎哟”了一声。

穿着一件红花花儿夹衣的寇甘玲在我身边，随口问了一句：“咋啦？”

“眼睛里好像进了个渣渣儿。”我说。

她连忙说：“我给你看看，我给你吹吹。哪只眼？哪只眼？”一边说一边不由

分说地来扒拉我那只不断眨巴的眼睛。

我想拒绝，来不及了。

她吹了两下，先说：“没东西呀，没看见呀。”紧接着就是“呀——！”的一声尖叫，把几个同学都吓了一跳。

我更是被吓呆了。

她哆哆嗦嗦地指着我，手指头几乎触到我的眼眶，大惊小怪地说：“你、你、你你你……你的眼睛里咋有两个小人儿！”

什么小人儿？还有两个？她这么一嚷嚷不打紧，我隐藏了许久的秘密暴露了。

旁边的几个同学都围上来看我的眼睛。

我赶紧眯缝起我的眼睛，不想让她们看，但来不及了。自从我偶然从镜中看出我的眼睛有点点奇怪，有点点与众不同后，我就喜欢眯缝起眼睛，用长长的黑睫毛遮蔽我的眼睛；平时走路也喜欢耷拉着脑袋，害怕别人发现我眼中的秘密。所以，那时大人们都认为我是一个沉默且孤僻的怪小孩儿。

我的每一只眼睛里，都有两个相连重叠的小黑球儿，两个瞳仁。

看到我眼睛里的怪异后，几个人“轰”的一声，大呼小叫地跑了，一边跑一边尖叫着：“妖怪！明素素是妖怪！妖怪来了！”

寇甘玲迟疑了一下，也跑了。

她们把那几个白色、褐色、彩色的毽子和我扔在了空荡荡的操场上，那些被遗弃的毽子像几只惊恐的小鸟。

我有点绝望的，第一次在光天化日下睁大了眼睛，把眼睛睁得大大的，是翻，翻白眼儿，眼珠子都鼓出来了，恨不能把那多余的讨厌的瞳仁挤出眼眶。看着她们奔跑的身影，我不知是该恨她们还是恨我自己。看着看着，好像又一阵邪风袭来，头皮抽搐了一下，一道蓝莹莹的电光“嘶啦啦”旋转着从我的脑海里掠过，一股心惊肉跳的感觉掠过全身。瞬间，我眼前的景物忽地变了，天色骤黑，刚才明明是寇甘玲她们几个在平坦的操场上跑嘛，我怎么忽然看到的是一群鸟在一片茂密的林子里无声地飞翔？林间还卷着毛毛细风？那些鸟有的是彩色的，有的是黑白的，我能认出来的有喜鹊，有燕子，还有一只似乎是色彩斑斓的锦鸡。

她们全都变成鸟了吗？

有只鸟飞得挺好看的，灰金色的翅膀一闪一闪的，像在音乐的伴奏下翩翩起舞。我认不出那是什么鸟。

我懵了。

青天大白日的，见鬼了吗？

我想大叫，却像魔住了，叫不出声来。

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我无意中眨了眨眼睛，一切突然又恢复了正常，太阳依然明晃晃地挂在碧透的天上，玉簪花依然飘香，操场上依然只有我和那几只垂头丧气的毽子。

那个晚上，躺在床上，有一阵子我眼冒金星，头痛欲裂。

很快，我有了一个外号，叫“色眼子”。为什么叫“色眼子”我不知道，可能是“四眼儿”的谐音吧，后来我才知道，“色”是个内涵很深的字眼。而且，同学们都疏远了我，感觉我真的成了浑身长绿毛的妖怪。那时，我才上小学三年级，

不满9岁。没人理我的时候，我就心里默念着一段顺口溜：“从前有座山，山上有座庙，庙里有口缸，缸里有个盆儿，盆儿里有个碗，碗里有个勺儿，勺儿里有俩花生仁儿，我吃了，你馋了，我的故事讲完了。”

念完顺口溜，心里觉得好受一些。

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天下。这个秘密被发现后，迅速地传开了。父母知道后，带

我到地区第一医院眼科进行检查。第一医院是相连的几座老宅院，由旧日的福音堂改造过来。记忆中我们在那深长阴暗的甬道里穿来穿去，那布满青苔的夹道旁有一簇一簇白色和紫色的玉簪花，闻着一股股清香走了很久，才到了眼科的一个办公室。妈对大夫说：“素素生下来的时候，没看出什么不正常，长大了就觉得她眼珠的颜色没有

一般人那么黑，有一点棕黄色，好像眼珠的形状也没那么圆，带点椭圆，其他的看不出来。”医生给我进行了几项常规检查，视力、眼压、眼底、散光、颜色辨识等。检查完毕，我听到那个戴白框眼镜外形儒雅的白大夫对我爸妈说：“孩子是重瞳，目前没有什么问题，等孩子长大一点，最好过了十二岁，再来看看有没有变化。”

重瞳？我是重瞳。

我看着那位大夫，白帽子白衣服白眼镜白大夫，他是医院的眼科专家，据说出身不好，是从上海的名牌医科大学分配过来的，在我们那里很有名气，难怪看上去那么洋气。我偷偷地睁大了眼睛，使劲儿一聚焦，眼睛一翻，脑袋里又像上次一

样，抽搐着闪开了一道缝，冒出一道浅蓝色的光，但这一次，我不再害怕那种心惊肉跳的感觉。我看到光柱忽远忽近地射在他身上，一点一点旋转着放大，他身上便重叠出了另一种形象，他是一只白色的动物，一匹通体雪白、体型健美的白马，正由远至近撒着欢儿在草原上奔跑，白马扬蹄瞪眼嘶叫了一声，但听不到。跑着跑着，马头马鬃似乎快撞到我的眼睫毛了，我赶忙眨起眼睛，白马的奔跑戛然而止。

白马消失了，父母带着我离开了医院。

怎么会这样？这就是重瞳也就是“色眼儿”的功能吗？

或许是我的幻觉？

我突然想起我家保姆张妈给我们讲鬼故事的时候说过，每个人都是一种动物托生的，要是累狠了饿狠了熬狠了瘦狠了脸上的肉消没了，就会“脱相”。一“脱相”就会显出“本相”。此时，我明白张妈的意思了，这个“本相”就是上辈子你所属的那个动物。张妈还说过，没满12岁的孩子还处在阴阳界的交叉点上，能看到大人们看不到的东西，比如鬼魂。

我现在看到的是鬼还是他们上辈子的模样？可是他们并没有“脱相”啊？

我不敢翻眼睛使劲看我的父母，我怕看见重叠在他们身上的动物“本相”，如果我看到他们是猪是狗怎么办？

那我自己又是什么呢？

我很想知道。

可自己怎么能看到自己呢？

这个晚上，我又头痛了，太阳穴“突突”直跳，像要爆炸。

从医院回来后，我一直在琢磨怎样才能看到自己的“本相”。我开始关注电影、画报、课本、各种图片和小人书上那些动物鸟类的形象，那里有很多很多我没见过也不知道的动物，我要了解它们，要知道它们的名称和特点。我特别喜欢一种叫朱鹀的鸟，看见那张开的翅膀，我突然懂了什么叫作“华丽”。朱鹀展翅飞翔的样子真华丽。

还有，那只长着灰金色翅膀的会跳舞的鸟叫什么？

有一天，经过小东门外的棒槌河时，我突然想到，从河水中不是能看到自己的样子吗？能不能看到我的前世？我赶紧站在河中间的石桥上，看着从涟涟的水波中映出的自己的影像，一个圆圆脸大眼睛翘鼻子撅着嘴巴梳着小辫儿的小女孩儿。她慢慢睁大了眼睛，使劲儿使劲儿翻眼睛；她聚焦起自己的目光，使劲儿使

劲儿地看，用了吃奶的劲儿，像要把河底看穿。她等待着脑中那道神秘蓝光的出现，她等待着心惊肉跳的感觉出现。她看见了什么？她看见了清清的水波，水中摇头摆尾嬉戏的近乎透明的小鱼，水底的彩石像被放大了一般，一颗颗显得个头儿饱满，色泽鲜亮，白石子儿、红石子儿、黑石子儿，还有黄不黄、绿不绿、灰不灰的石子儿，衬托着蹲在水中张望的小女孩儿。

那天，我穿了一件镶荷叶边的白色背带裙，背着一个小草帽，草帽上有一颗醒目的红五星。此时此刻，我不知道的是，有一个人，一个比我大几岁的男孩子，看见了河边穿白裙子的我，后来他说我是那水绿柳青天碧花红衬托下的一个白色的小精灵，他将这个影像牢牢记在了心里。

我没看见他也不知道他。

我本来就是一个孤僻且独来独往的怪小孩儿，我的眼睛只看我想看到的东西。

我现在只着急看不到我前世的模样。

我很失望，我好希望自己是一只鸟、一只朱鹀、一只漂亮的彩鸟在蓝天上自由地翱翔，想飞到哪儿就飞到哪儿；我也希望自己是一匹马，像那位眼科大夫一样那种俊朗的白马，在草原上驰骋。

可是我什么也没看到，棒槌河浅浅的河水阻挡了我的穿透。我撅着嘴，怏怏而回。

回去的路上，我想，人们知道了我是“色眼儿”，但我眼睛深处的秘密你们不知道，永远永远不知道！我可以看到另一个世界，那是什么世界？反正不是人的世界，是鬼世界吗？

晚上，我头痛得厉害，额角“啪啪”跳，像有许多只手在撕扯着我的神经，揪扯着我的头发，头又像要爆炸，眼前又有许多金星在闪烁，闪一下，头抽搐一下，痛的我恨不得往墙上撞。我捶了几下自己的脑门后，突然想起我这几次的突如其来、莫名其妙的剧烈头痛，都是在我脑中出现了蓝莹莹的光，一阵心惊肉跳并翻眼睛使劲儿去看人的“本相”后发生的。

为什么呢？疼死我了。真的会把我疼死吗？

我不敢再轻易睁大我的眼睛翻白眼了。

从此以后，我有了一个属于我自己的秘密世界。

我的鬼世界。

1966年，我11岁。

11岁的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鬼，我怕鬼但喜欢鬼，并对鬼神的世界充满向往，因为我能看见那个世界。

那是我不可告人的秘密。

许多年后，我才明白，我11岁时的那个世界，跟后来的世界截然不同。后来的那个世界是一个没有萤火虫的世界，是一个没有鬼神的世界；而没有鬼神的世界缺乏神秘敬畏，不再令人着迷。

那时，我还不知道，我生活的那座古城，将永远消失；我的童年，将不会留下一丝一毫的痕迹。

那时，我更不知道，在我15岁的那一年，一个男人爱上了我。后来，他死了，因为我。

我们那座古城叫“鄢阳府”，是明成化年间开府的，老师和大人们都喜欢讲这一段历史：曾几何时，鄢阳府赫赫有名。相传公元前600多年古庸国被楚灭后，有一支王室人马逃到了这里，在汉水的北边隐姓埋名居住下来，改“庸”为“鄢”，北为阳，故称为“鄢阳”。此地前汉置锡县，后汉为长利县，晋太康五

年称郧乡县。这里北接秦岭，南接巴山，东有武当山，西有神农架，山高林密水足，是“饥民就食之地”，吸引了大批的流民。后来，为了处置鄂、豫、陕、赣那些无法无天的流民，在这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兴建了皇命直达的郧阳府，实行“盛世滋生人丁，永不增加税赋”的怀柔政策。开府400余年，120任巡抚，全部进士出身，足见天朝的重视。建府后最兴盛的时期更是统辖5道8府65县，东到安陆府，南到荆州府，西到西安府，北到南阳府，西南到夔州府，比现在的湖北省大多了。这里作为四川、陕西、河南几省的通道，被称为“鄂之屏障、豫之门户、陕之咽喉、蜀之外局”，又得汉江舟楫之便，气候也介于南北之间，所以，郧阳府曾经是店铺林立、商贾云集的繁华之地。

辛亥革命后，经历了半个明朝、整个清朝的郧阳府作为封建帝制的组成部分，被撤销了。

老师和大人们讲到最后，都要自豪地说，“我们这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”。

我11岁的时候，郧阳府叫作郧阳地区，是地区最高行政机构专员公署所在地，不过，只管辖鄂西北六个县，小小的一个地盘。好在东南有武当山，西南有神农架，背靠秦岭大巴余脉，加上一条汉江河如同护城河一般绕城而过，从明朝开府以来形成的府城大格局虽历经岁月变迁，朝代更替，仍煌煌然，熠熠然，风华以袭，郧阳城依然是一座威风犹存的城池。地委机关所在地就是原来的府衙，给我检查眼睛的医院所在地新中国成立前是福音堂，妇幼保健院则是从前的“泰记”大烟馆改建的，城里很多人都是在“泰记”出生的，我也是。

在那纵横交错的几十条大街和上百条巷子里，有很多地方还保留着几百年前的地名，像察院巷子、穿察院巷子、警厅巷、税关坎；像总兵坊、镇台衙门，还有府衙街、府前街、府道坡、府学路等，最怪异的巷名是“陆道台大人巷”，跟绕口令似的。记忆中家家户户都喜欢种喜阴耐寒的玉簪花，一到初秋时分，城里都飘荡着清香宜人的花香。城外还有一座小山包似的“李王坟”，是唐王朝京畿之外唯一一个皇族宗室墓葬，经考证，“李王坟”是唐太宗李世民第四子李泰及嫔妃们的墓葬，李泰在太子的纷争中失势，被流放到郧乡县且死于斯葬于斯。

在儿时的我眼里，我们这座几百上千年的古城既令人着迷又使人恐惧，因为城里常常“闹鬼”，和鬼有关的事件层出不穷。

我读书的郧阳师范附属小学是从前的县学宫改建的，县学宫有前殿、后殿和

大殿，还有儒学宅、儒学堂和餐厨堂。这些老房子改造的教室窗户不大，阴暗潮湿，光线不太好，有些角角落落，几百年都没见过阳光，霉气深重。记得有一天正上着课，对面三年级（一）班的同学突然“嗷嗷”怪叫着全部跑出了教室，大叫着教室里有鬼，鬼来抓他们了。事后谁也说不清鬼是个啥模样，有说白的，有说黑的，有说长的，有说圆的，但每个人都信誓旦旦地说他们绝对看见了鬼，教室里绝对有鬼在乱窜，冷风嗖嗖，摸不着，看不见，头皮发麻发炸。当然啰，都说神出鬼没，鬼的模样肯定是千奇百怪、五花八门、善于变幻的，人怎能看得清清楚楚呢。可惜的是我没有在场。这样集体“见鬼”的事件我们学校发生了好几次，终于有一次我也在场了。

那是“六一”儿童节，学校在礼堂搞歌咏比赛，礼堂就是县学宫中最大的一个殿，叫明伦殿。殿前有几棵百年的古柏树，上面常有白鹭驻足或飞翔，那种古色古香，跟古画上“断鸿声远长天暮”的景色几乎一模一样。以前的歌咏比赛都在露天舞台上，由于那天天色阴沉，天气预报说要下雨，就改在了大殿里。我们都穿上自己最好的衣服，脸蛋涂成红红的，背着手，齐排排地站在台上。我们班唱的歌是“六月花儿香，六月好阳光，六一儿童节，大家来歌唱，歌唱我们的生活，歌唱伟大的共产党”。一个班接一个班登台演出，每个人都朝气蓬勃、精神抖擞、鼓起腮帮子放声歌唱，一阵一阵嘹亮的歌声不知惊动了何方神灵，突然从大殿的正梁上方窜出一片黑呼呼的东西，带着尖利的啸声和一股子呛人的腥臭，落下密密麻麻细沙般的黑点，迅疾地掠过我们的头顶，又迅疾地消失了。

我相信老师们也看见了，因为他们难得在学生们面前流露出目瞪口呆的怪异表情。

在瞬间的惊恐呆滞后，全体参赛的同学又是大呼小叫地冲出了礼堂，嚷嚷着“鬼来了，鬼来了”，撒开丫子就跑。不知谁跑在最前面，大家很快跑出校门，水银泻般地迅速分散在各条小巷子里，跑回了家。

我是同学中最后一个跑出礼堂的，我想看看那梁上到底有没有鬼，我不怕鬼。

歌咏比赛半途而废。

全城都知道附小又闹鬼了。

事后，校长专门召开全校大会，进行破除封建迷信思想的教育，提倡“无神论”，说那一片黑呼呼的东西不过是一群蝙蝠罢了。我有点将信将疑，因为我不敢确定那一片黑呼呼的影子到底是不是蝙蝠。但寇甘玲却说，即便是蝙蝠，那也是

蝙蝠精，因为她看得清清楚楚，那蝙蝠身形巨大，还长着和人脸一模一样眼睛鼻子嘴巴齐全的小尖脸。

我更相信寇甘玲的话。或者说，我更愿意相信我看见的是蝙蝠精。

“哪座庙里没有冤死的鬼！几百年的老房子，谁知道里面住过什么人，有过怎样的遭遇？谁又敢保证没有蛇精、老鼠精、蝙蝠精或者狐狸精甚至蚂蚁精呢？”张妈如是说。

我喜欢听张妈说的“鬼话”。

我家外婆是小脚，我家保姆张妈也是小脚，那时城里满大街都是头上缠着黑帕子、裤脚缠着软绑带的小脚老太太，她们走路不好看，屁股撅起，胯部往两边一摆一送，内八字带罗圈儿腿，但小脚老太太们讲的故事却很好听。

从记事起，我就是个喜欢听鬼故事的小孩儿，尤其喜欢听张妈讲的鬼故事。那都是些鬼谷子王禅的故事，里面的小女子个个万般精灵，万般美艳。父亲说那叫“野狐禅”，太美艳的就不是人了，是九尾狐。父亲还给我讲了“九尾狐”的出处：《山海经·南山经》：“（青丘之山）有兽焉，其状如狐而九尾，其音如婴儿，能食人，食者不蛊。”郭璞注：“即九尾狐。”我听得似懂非懂，但我喜欢“野狐禅”和“九尾狐”这几个字——字字透着鬼灵鬼怪的鬼精儿气，管它吃人不吃人。

张妈肤色有点黑，模样寻常，脸上最醒目的是长着两个微微浮肿的眼泡，喜欢穿一件阴士丹林大襟盘花扣布衫。她讲故事，有时还会来一段吟唱般的开场白：“板凳歪歪，菊花开开，小素儿乖乖，讲个故事来。”这开场白也会随着讲故事的季节变化而变化，如果是春天，就是“桃花开开”；如果是冬天，就是“梅花开开”；如秋天则是“玉簪开开”。给我讲，自然是“小素儿乖乖”，如果是给敏妹讲，那就变成了“小敏儿乖乖”了。这个开场白像给我们施了魔法一样，我们真的就会乖乖地听故事了。

我最喜欢听“近处”的鬼故事，也就是发生在我们这座古城的鬼故事，那都是些有鼻子有眼儿、活灵活现的故事，听得我浑身发毛，头皮一炸一炸的。一到晚上，就觉得屋外空中飘荡闪烁的萤火虫里都藏着鬼精灵，有无数绿莹莹的妖魔鬼怪在身边窜来窜去，半夜常常吓得睡不着觉。“远处”的鬼故事是不会有这个效果的。

越害怕就越好奇，越好奇就越想听，胆子就是吓大的。我时常缠着张妈讲，

她又给我讲了一个南角(jué)楼的故事。

南角楼的故事，张妈说是听她的外婆的外婆讲的。我之所以特别记得这个故事，是因为南角楼是鄖阳府最神秘诡异的建筑；更是因为，这是我听她讲的最后一个也是最耸人听闻的鬼故事。

而且，几乎所有鄖阳府的人都相信这个故事是真实的。

“从前哪，鄖阳府有个女人可了不得啦，她叫葛二娘子，是个接生婆，咱这全城有一半的人，都是她亲手接到这个阳世来的。她顶顶厉害的是能把胎位不正的婴儿慢慢顺过来，并顺顺利利地生出来。而且，经她指点调养的产妇，奶水充盈，汁浓味香，足够喂到婴孩儿满地跑。”

张妈的外婆的外婆都是这样开头的。

在那个产妇和婴儿死亡率都很高的年代，葛二娘子自然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和全城人的尊敬，人们叫她“活菩萨”。

一个冬夜，寒风“嗖嗖儿”的，阴云密布，像要下雪似的。家住观音巷的葛二娘子家的院门被敲响了。

接生这个营生，是个苦差事，白天叫白天走人，夜里叫夜里出门，十冬腊月数九寒天也得从热被窝里爬起来。

葛二娘子听到敲门声，就赶紧穿衣起床。这个时辰这种天气来叫门的，必是遇上了难产，耽误不得的。她手脚麻利地穿好衣服，拎上接生用的小竹箱，一出院门，打了个寒战，只见一个打着灯笼的男人站在门楼台阶下，那男人戴一顶半新不旧的瓜皮帽，穿一件半长不短的黑麻罩袍，正哈腰低头恭恭敬敬地等候着她。看见葛二娘子，就说：“葛妈妈，我家夫人……”

没看清那个黑衫男人的眉眼儿，也没等他说完，葛二娘子说：“走吧，前头带路。”

多年接生走街串巷，风里来雨里去，见过多少的生，也见过多少的死，养成了葛二娘子干脆利落、风风火火、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。

两人很快走出了观音巷，从西大街走过十字街，往小南门方向走去。葛二娘子心想，小南门那块儿，是哪一家孕妇要生了呢？我咋没听说呢？又一想，管他呢，到了不就知道了。但走过了好几条巷子，出了小南门，那个男人一声不吱，没有放慢脚步，也没拐弯，眼看着前面就是大南门，葛二娘子心想，未必要出

城？可城外是沙滩，是汉江河，无人居住呀。

夜半时分，老街深巷空无一人，到处黑漆漆的，有打更声远远传来，更显出几分冷寂。只有两个人的脚步声此起彼伏，格外的响。二三更，千万声，形成一种诡异的节奏，听起来有点瘆人，葛二娘子感到了一丝丝的不安。

到了大南门，昏黄的灯笼向东一拐，顺着昏暗的城墙根的夹道走过去。这个时候，葛二娘子心里开始发毛：这是到哪儿去呢？这前边只有个屠宰场，平时只有杀猪的，没见过人家呀？

葛二娘子虽然发毛，但没有胆怯，她也知道这个时候缩是缩不回去了，心一横：既然来了，我倒要看个明白。

两人依然一声不响地走过了屠宰场，继续向东走。城墙东南角最后的建筑是南角楼，也叫魁星楼，那是一座无人居住的楼阁。

这时，葛二娘子方明白，这个夜晚她是遇到怪事了。

她有点机械地跟着打灯笼的男人迈着步子，走着，走着，除了灯笼里散发出一点微弱的灯光外，周围越来越黑，是那种令人窒息的浓稠的黑，感觉伸手抓一把，就是一块墨坨子。对古城角角落落都很熟悉的葛二娘子，渐渐没有了方位感，竟不知自己走到了什么地方。

黑咕隆咚地摸索着，好像是上了一段台阶，突然眼前一亮，葛二娘子定睛一看，眼前竟出现了一座灯火辉煌的院落，同时嗅到一股奇异浓冽的香味，香得钻脑。那房子、那花园、那莲花池，完全是“画梁双燕栖”的大户人家气派。而且，她似乎一下子从严冬来到了春天，浑身感觉暖洋洋的。没容她仔细打量，几个如花似玉的丫鬟迎上来了，将葛二娘子接进去，在那曲里拐弯的屋中绕来绕去，那股子浓香也紧随着她绕来绕去，绕得人头晕脑涨。她们过了好几道门，进了最里面的内室。一进去，葛二娘子就看见了一张非常精致的雕花刻凤挂着大红绣花帘子的“宁波床”，鄞阳府的人将这种木雕的花床称为“宁波床”，可能是从宁波那边传过来的吧，那也只有大户人家才睡得起的。

从“宁波床”上，传来一阵阵呻吟声。

葛二娘子不敢怠慢，赶紧净手上前，看看产妇是个啥状况。

丫鬟掀开帘子，那产妇竟是个极美艳的小娘子，只是脸色惨白，看来已有过几次阵痛了。看见葛二娘子，挣扎着露出一个勉强的笑容来，还想欠身打个招呼。

葛二娘子忙说：“躺着，别动，别动，我先摸摸胎位。”

她的手往那高高隆起的肚子处伸进去，不摸不知道，一摸吓了一跳，那竟是毛茸茸、毛乎乎的感觉，而且这肚子大得吓人，也摸不清胎位。葛二娘子的心“砰砰”急跳起来，嗓子眼儿有种被掐住的感觉，身上一下子冒出汗来。可她清楚这手也是缩不回去的，她只有豁上了。葛二娘子定定神，仔仔细细地摸了摸，那感觉，已是快临盆了。她牙巴骨一咬，心想，管它是个啥，好歹都是个命！蚂蚁草草儿也是个命！救命总是积德行善的事情。

她问道：“府上有玉簪花吗？”

那小娘子听了，伸手在空中抓了一把，然后说：“搬！”顷刻，几个丫鬟一人搬着一盆盛开的玉簪花出现在屋中。葛二娘子顾不上惊诧，吩咐将这几盆玉簪花摆放在床头，柔柔的香气顿时弥漫开来，闻上去沁人心脾。

然后，葛二娘子又指挥丫鬟们张罗着热水棉纱剪刀木盆等一应用品，帮助产妇呼吸气用劲儿，在又一阵阵痛过后，就在那美艳的小娘子快要支撑不住的时候，还算顺利的生产了。但让葛二娘子没想到的是，这一生，竟生了四个，是四胞胎。葛二娘子怕是自己看花了眼，眨了眨眼睛，伸出手指头一个一个比画，的确是四个，都是人形儿，只是背后多了条不粗不细、不短不长的小尾巴。

葛二娘子真是女中豪杰，她一不作，二不休，将这四个长尾巴的小人儿一个一个倒提起来，拍了拍屁股，个个都发出了嘹亮的哭声，全部都是健健康康的婴孩儿。葛二娘子轻车熟路地把他们擦洗干净，包裹在襁褓里。令人惊讶的是，包好后，这四个小人儿都安安静静地睁开了眼睛，亮晶晶的黑眼珠子滴溜溜地转动着打量葛二娘子，打量着周围的一切。那目光，哪里像刚出生的婴儿？好多娃娃生下来眼睛都睁不开哪。葛二娘子心里这个慊！她不敢看那几双乌黑贼亮的眼睛，扭过身吩咐丫鬟给产妇喂了热呼呼的红糖水，确信产妇也安然无恙后，赶紧收拾好自己的小竹箱，想尽快离去。

那小娘子半卧在床上，脸上已浮出红晕，莺声燕语地对丫鬟说：“谢葛妈妈。”

一个丫鬟说：“葛妈妈，这边请。”

葛二娘子一愣：“干啥？”

丫鬟说：“小府略备薄酒，请葛妈妈消夜。”

葛二娘子推辞了：“谢了，太晚了，我想赶紧回家。我‘洗三’的时候再来喝酒。”婴儿生下来第三天，接生婆给婴儿“洗三”是老规矩，要吃臊子面，还要给婴儿起乳名。

那小娘子见状，微微一笑，问道：“葛妈妈，这玉簪花为何要放在床头？”

葛二娘子竟念了几句打油诗：“‘王母娘娘瑶池会，众位仙女喝醉酒，头发簪子掉人间，落地生花叫玉簪。’这玉簪是仙草呢！也叫‘催生草’，这玉簪花香气钻脑，闻了有催生的作用呢。”说完，葛二娘子又抬脚想走。

小娘子“哦”了一声，又说：“送葛妈妈。”

一个梳着小髻髻插茉莉花的小丫鬟迅速捧了托盘上前，红丝绒上盛着一个硕大的金灿灿的金锭，要给葛二娘子。葛二娘子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金锭，两眼都直了，哪里敢接？何况，这个夜晚是祸是福都不知道，还敢收受这么重的礼金？

葛二娘子坚辞不收。那小娘子见状，说了：“那就带一包黄豆回去尝尝鲜吧，算是小府的心意。”

葛二娘子摆摆手：“我老了，咬不动了，不客气，不客气。”

丫鬟执意要将那包黄豆给葛二娘子。葛二娘子无奈，自己捏了一撮儿包在手帕中，放进兜里，说：“好吧，我拿几颗回去尝个鲜，尝个鲜。”

说完，扭身就走。心想，爷唉，谁知今儿夜遇到的是人是鬼！

那群丫鬟将她送出去，否则葛二娘子自己绕不出那弯弯曲曲的长长甬道。在大院门口，那个提灯笼的黑衫男人正躬身等候，然后依旧悄无声息地送葛二娘子回家。

来时是从短暂的黑暗进入灯火辉煌，回时是从灯火辉煌掉入短暂的黑暗，从暖洋洋掉入冷冰冰，香气也骤然消失，呼进嘴里的是寒气，凉到心口窝。然后就看见了影影绰绰的城墙和大南门，听到了远远的更声，一切似乎恢复了正常。葛二娘子此时想不了那么多，也顾不了那么多，她只是拼命地迈动双脚，恨不能变成一只雀雀儿飞回家中。

葛二娘子连颠带跑地进了观音巷，看见自家的门楼了，她正要回头给那个看不见脸的黑袍男人打个招呼，让他回去，不用打灯笼送她了。这时，传来一声异常响亮的鸡鸣，天麻麻亮了。

葛二娘子一回头，吓了一跳，随着鸡鸣声起，灯光突然消失了，一直紧紧跟着她的那个男人如遁地一般，也消失了，人毛儿没有，鬼毛儿也没有。葛二娘子这时才知道啥子叫作魂飞魄散，她跌跌撞撞地跑回自己家，死命地敲门。

大儿子来开的门，见母亲脸如死灰，忙问道：“妈，咋啦？咋啦？”

葛二娘子捂住心口，闷头进了堂屋，倒头躺到竹靠椅上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

她在靠椅上躺了好一会儿，才缓过劲儿来。大儿子端了一杯热茶，坐在她面前，问道：“妈，夜里到哪家接生了？顺利不顺利？到底出啥事了？”

葛二娘子直摆手，连声说：“不提了，不提了。昨夜遇到怪事了，快把你妈吓死了。”

说着，她忽然想起兜里的那一撮儿黄豆，那是她昨晚奇遇的唯一证据。那些黄豆还在不在呢？是不是也会随着天亮鸡鸣消失了呢？

她连忙从兜里掏出手帕，打开一看，她和儿子同时惊叫了一声：“妈咄！”

手心里捧着的，哪里是普通的黄豆？那是一撮儿十几颗金灿灿的颗粒饱满的小金豆啊！

葛二娘子方明白，她不是遇到了鬼，她是遇上皮狐子精了，也就是狐大仙。

天大亮后，葛二娘子赶紧带着大儿子来到南角楼。南角楼还是那个南角楼，哪里有什么大户人家雕栏画栋的院落，哪里有什么描金绣凤的“宁波床”和那美艳的小娘子？更没有长尾巴的小人儿。葛二娘子围着南角楼转了一圈儿，仔仔细细地搜寻着，昨夜的痕迹一丝丝也没有，只是隐隐约约的，有一缕似香非香的带着骚腥的异味在飘散。葛二娘子跪在那里烧了几炷香，磕了几个头，算是拜谢了狐大仙。

“洗三”那天，葛二娘子还想去趟南角楼，这是多年的习惯，她惦记着刚出生的婴儿，何况这是四个哩。早上一出院门，就看见门口放着一个青篾小竹篮，里面盛着“四色礼”：肉吊、红糖、老酒和抹了红颜色的喜蛋。看来，那四个长尾巴的婴儿情况良好，狐大仙来谢她了。一个兽类，还这么知情达理。葛二娘子泪涟涟的收下了这“四色礼”。

从这以后，鄞阳府的人都知道，南角楼是非同寻常的地方，那里住着皮狐子精。人们也传说，葛家就是得了十几颗小金豆从这以后“大发”的。

这个故事信不信由你，但南角楼不是什么庙宇，那只是城墙上一座三层砖木结构的六角形亭阁，香火却一直很旺盛，这倒是铁打的事实。鄞阳人后来喜欢种玉簪花，跟“催生草”的传说有很大的关系。葛二娘子的后人还住在鄞阳府，也是铁打的事实。葛氏后人现居住在观音巷一座三进的大院子里，据说那座庭院深门掩残红的大院子是那十几颗小金豆换来的。

还有一个铁打的事实是父亲告诉我的。父亲是鄞阳城最高学府鄞阳中学的历